



IXMAYI EISIXUJI·LEISIXUJI·LEISIXUJI

蕾丝续集

[美]雪莉·康伦著

当代美国小说丛书

蕾 丝

(续集)

(美) 雪莉·康伦 著
雷英 李剑波 史树林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晓 白
责任校对 宋 朋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张汉林

蕾 丝

(续集)

雪莉·康伦 著

雷英 李剑波 史树林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6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500册

ISBN 7-5004-0736-X/I·79 定价: 4.00元

白 焯

op(5/5)

译 本 序

美国当代女作家雪莉·康伦在《蕾丝》小说及其同名电视连续剧引起轰动之后，于1985年创作的《蕾丝续集》又即刻进入美国的畅销书行列。雪莉·康伦每每赢得读者、取得成功的奥妙在哪里，读一读这本《蕾丝续集》，人们便不难找到答案。

已成为著名国际影星的莉莉，费了千辛万苦终于从当年留学瑞士的四名女学生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母珠迪，然而母女俩在情感上仍有十数年的别离带来的鸿沟，她们还未及愈合这一切的时候，莉莉又遭到了绑架。绑架者向有可能是莉莉生父的柯蒂斯、安蒂尔法斯和阿卜杜拉国王发出了索要1千万美元绑架费的匿名信，三位尊贵的男人陷入了既想救助莉莉又不愿暴露隐私的困境，珠迪的三位精明的女友也被种种繁复现象弄得困惑迷茫起来。这一切都迫使珠迪在认真对待眼下的难题的同时，深刻反省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十五岁时遭人强暴，私生女儿出世无力抚养，尔后一个个获得的情人又一个个地离去，只有孤独永远忠实地随伴着自己。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儿，对她并不完全是好事。在女儿这“面”光彩照人的“镜子”的映衬下，她暗然失色了、陡然变老了，

俨然属于另外的一代人；而且女儿的归来，既给她带来天伦之乐的慰藉，也带来纷至沓来的无尽麻烦——自己的情人被女儿吸引过去了，自己对付艰辛事业的精力被分散了……。总之，女儿莉莉的出现，打乱了她已习以为常的生活，使她从情感上到事业上都更加疲于奔命。然而，她能怨谁呢？女儿是自己亲生的骨肉，并且在最需要抚养的时候自己未尽职责；女儿的被绑架，又是因为迷恋自己的托尼误解了自己的玩笑话。自己的如许不幸和灾难，都象是自己莫名其妙地造成的，厄运为什么总和自己过不去呢？珠迪时时都陷于这种自省、自责的苦恼。

其实，从珠迪的这种“怪圈”式的生活遭际中，明眼人却不难看出作者的用意，那就是在诉说珠迪的不幸中褒扬珠迪的抗争，又在褒扬珠迪的抗争中鞭挞社会的无情：象珠迪这样深富爱情的责任感和人生的责任感的女性，在那样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且习于逢场作戏的社会里，不仅得不到尊重、理解和同情，反而孤立无援、处处碰壁。负责任的人遇到了不负责任的社会，珠迪的人生悲剧盖由此而来。

可以说，用曲折、跌宕的小说情节艺术地概括真实而病态的社会世相，寓丰厚的生活容量于缠绵的儿女情长之中，是《蕾丝》、《蕾丝续集》得以抓住许多读者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这本书你一但打开，那扑朔迷离的事态、扣人心弦的悬念，便一个个地接踵而来，迫使你要读下去探知个究竟。围绕着珠迪、莉莉母女的人生命运的曲折演进，西方世界那些由强奸、滥爱、绑架、敲诈、猜忌、倾轧所构成的社会综合症，便整个地被抖露出来，使你惊异、惊愕和惊醒，尔后便感到读这本小说并不那么轻松，它隐藏在字里行

间的严峻而苦涩的悲剧意味都告诉人们，这是一本与厄运顽强抗争而又难以摆脱厄运的不幸女性的生活自传，是一本形象化了的西方社会诸病的现状实录。作者在书中以真实存在的城市和地域为叙述场景和作品描写中的纪实色彩，都充分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使你觉着那戏剧化极强的故事里生活的真实感极浓。

如果用纯文学的小说标准来衡量的话，《蕾丝续集》在艺术上值得探究的地方并不很多，但作为一本通俗小说来看，它的重情节、重容量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它以一桩私生子事件生发故事、串结生活的构思相当巧妙，以此构成的情节也相当引人，可以说，在如何以小事件囊括大社会、以小人物反映众生相一方面，它取得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在女性心理的刻画上，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作者毕竟是一位女性，而且从文字上看得出来，这是一位相当敏感而又决不饶舌的女性。因此，她的心理描写细切而又简洁、精到而又委婉，往往是寥寥几笔就把各种场合下不同女性的微妙感觉勾画了出来，举手投足都不无味道，从而也使她们的心性袒露无遗。与此相比，作者写男性却是大刀阔斧的，对于他们形象的塑造，往往通过有力的对话和刚劲的动作去完成，较少描画心态，这反倒使笔下的几位男性角色颇富阳刚之气，其中尤以莉莉的恋人——赛车手格雷戈为最。应当说，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艺术上看，在西方通俗小说的行列里，《蕾丝续集》都是其中层次并不算低的作品。它的基本特色或可简括为：一个敏感的女性作家以细腻的女性笔触，剖解微妙的女性心理、揭悉坎坷的女性命运。

还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本反映社会问题而又面向社会

大众的通俗小说，尽管书中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暴力、情欲等社会丑恶现象，但《蕾丝续集》在表述上却极其优雅，文字上相当干净。这一点在通俗类作品里是不大多见的，因而也是难能可贵的。这也说明，通俗性的小说作品并非都与血淋淋、色迷迷有不解之缘，它完全可能以严肃、清雅的姿态面对生活和面向读者。

1989年12月19日

序

一九七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莉莉在洗浴。她一边往乳房上打着香皂，一边想这双乳真是自己的无价之宝。丝带牌香皂的泡沫顺着丰满红润的肌肤滑下，莉莉感到非常惬意。她伸出染成玫瑰红色的脚拇指，按下那个老式象牙把的热开水开关，然后用海绵揉搓着双乳，全身舒畅地抖颤着。

一切都奇妙无比，莉莉的身体丰腴健美，锁骨以下渐渐隆起的部位更诱人。莉莉的双乳曾是她的“护照”，她的“工作证”，她的“饭菜票”；而今，它们则是她的巨额财富。奥姆尼姆影片公司花费了七位数的价钱为这对双乳保了险，因为该公司用重金聘请莉莉在影片中扮演特洛亚的海伦。

现在，这对乳房对他人远比对我自己重要，莉莉默默地想着。十五年来，不管她的命运如何，这对乳房的力量却从未衰竭过。但是对于莉莉本人来说，她的双乳象她的膝盖一样平常，没有值得特别夸耀之处。

莉莉叹了口气，扔掉海绵，从浴水盈沿的澡盆里跨出，毫不在意地将周身的水珠抖落在粉红色木板地上。她用一条黄色绒毛浴巾裹住身子，一步三摆地朝起居间走去。早餐盘里有一碗无花果，每个都切得恰到好处，绽露出红色的果肉。莉莉抓起一瓣啃着，又顺手拈起一份报纸。看到伊朗发

生的围攻美国使馆和扣留人质的报道，莉莉想：今年是卡特总统的凶年。对于突如其来的暴力，莉莉深知个中滋味。

莉莉出生在瑞士，她不知道她那神秘的生母是谁。六岁那年，莉莉和养父母一家去匈牙利度假。在那里，他们遭遇了1956年匈牙利爆发的反共活动。莉莉亲眼看到可爱的养父母被边界卫兵开枪杀死的惨景，她不顾一切地逃了出来。后来，她被从奥地利的难民营转送到巴黎，再后来，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妇收养了她。七岁那年，她实际上变成了萨图夫妇不花钱的佣人。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中，莉莉一直渴望获得曾经有过的爱，宁静和幸福的生活。

一个富有的美国浪荡公子轻而易举地占有了莉莉。当莉莉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时，那家伙又轻而易举地抛弃了她。莉莉被萨图家扫地出门。为了筹流产手术的费用，莉莉不得不为一个专门摄制下流画册的摄影师作裸体模特。转瞬间，她成了粗卑却享有盛名的画片女郎，孤苦无援，恐惧不安的莉莉被老板操纵于股掌之间，肆意欺诈。莉莉后来得到了希腊船主乔·斯梯阿科兹的帮助和搭救。是乔鼓励莉莉施展表演和绘画的才能，也是乔将莉莉从一个多疑固执且分不清爱和性的少女培养成有教养明事理的美丽女郎。

当乔遇车祸丧生后，莉莉先是用忘我的工作来排驱思念，继而又因受到波斯湾一个石油小国塞顿的君主阿卜杜拉的青睞而卷入桃色绯闻。于是有些人称她为非法小妾，而另一些人则咒她是西方妓女。久而久之，莉莉无法忍受这种不明不白的身份，重又回到巴黎的家中，继续寻求尊严，爱情和宁静。可是，时至今日，她仍未得到她企求的一切。

莉莉叹着气将《先驱论坛报》掷向一边，起身慢慢走到

阳台，极目眺望，伊斯坦布尔高高低低的圆宇，锐利的塔尖在八月的晨阳中熠熠发光。整个城市沉闷而混乱。嘶喊的噪音，刺耳的铃声，公羊的叫声合着汽车的咆哮声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飘荡。莉莉看着伊斯坦布尔街景，听着这带有土耳其特色的噪音，不禁将身上的黄浴巾裹得更紧。在这个地方可别奢望得到爱情，宁静和幸福。

穿过海峡，在水域另一端的亚洲土地上，暖融融的阳光抚弄着一支短粗的史密斯·威森公司生产的 357 马格南手枪，一支 9 毫米口径 UZI 手枪，一枝 Kalashnikou 枪，还有两枚手榴弹。这些东西此刻都躺在一个小房间的破桌子上，屋子里弥漫着恶臭的大麻味。

拥有这些武器的男子并非是带着它们闯海关的。不过，到了伊斯坦布尔之后，他事事服从指令，于是一切都进展顺利。在一个小集市的咖啡馆里，他要了两杯咖啡。一会，他又把两杯咖啡送回，说不够苦。几分钟后，一个肤色黝黑，着黑色制服的男人出现在他桌旁。跟着这个黑黝黝的陌生人，他穿过无数迷宫般的狭窄街巷，来到通向一个小黑房间的肮脏楼梯前。他出示了护照，从拿给他看的所有武器里选出三枝手枪。他心里明白，在这件事上，他无法挑三捡四。

他希望有枝 44 马格南枪，因为这样就能对付靠近的人，就是伏到背上来的大块头他也能撂倒。在近东，UZI 手提机关枪到处都能搞到，因为以色列步兵使用这种武器。这种枪重七磅半，是最短的手提机关枪（折起只有 20 英寸），能够吊在裤腿里，一分钟可以打 600 发子弹，也可以单放。UZI 所用的 9mm 子弹也很容易弄到手，因为一般手枪的子弹都是这种口径。他还选了 Kalashnikou，因为他觉得这枪用起来顺

手可靠。Kalashnikou 比 UZI 速度慢，但由于枪筒较长，准确性要高些。

在这些武器的旁边，是一堆子弹，两个子弹夹，一卷尼龙绳，一瓶 500 毫升纯橡胶水，一卷三英寸宽的白色药用胶布，两张本市地图，一只装有树脂残渣的碗里放了一节水管，还有一份《人民》杂志。

这男人走到铜锈斑蚀的窗前，用一付军用高倍望远镜扫视对岸。低矮起伏的丘陵遍植丝柏和松树，一片模糊的建筑群和直刺云天的塔尖。当他把焦距调到合适角度时，发现对岸乱七八糟，颜色棕污的房子都很相象，令人难以分辨，只有庙宇，祠堂和宫殿的形状明晰可鉴。男人不耐烦地拿过地图，凝神思索。随后，他又抓起望远镜寻找对岸的目标。他这次改变了方法，用望远镜沿海岸线慢慢搜寻。

镜头移向横跨黄金角的喀拉塔大桥，他不停地调整焦距，直到能看清楚对岸码头上乘客的脸庞。他仔细打量一艘缓缓离岸，向他这个方向驶来的满载的渡船。他将望远镜对准右侧销远的方向，看到一座宫殿金碧辉煌的门厅，一个紫荆树浓荫密布的小公园和一处城堡塔楼的遗迹。他满意地嗯哼了几声，最后将镜头直接瞄准对岸那座赤褐色建筑。从顶楼的方型窗扉开始，他用望远镜依次窥探每个窗户，一直射到底楼高大的法式门廊。就在这时，一付百页窗被推开，莉莉披裹着黄色浴巾走上阳台。

男人扔掉望远镜，抓起那本《人民》杂志。没错，那双黄褐色的杏眼，一头浓密的黑卷发，还有那对富有挑逗性的丰满乳房。他所发现的这一切比预想来得容易。

莉莉回到自己套房中的起居间，又吃了块无花果，就进

了化妆室。她换上那件宽大的白亚麻布上衣，心想也许这件衣服能使她在游逛大巴扎时免被那些好色之徒捏得青肿不堪。昨天，在被一只淫荡的手捏了一把后，她转过身去发现手的主人竟然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莉莉穿上蛇皮凉鞋，将满头乌发用古色古香的龟甲梳子别好，施了点淡妆。谢天谢地，她今天可不想成为摄影师的靶子。丢下满屋乱七八糟的衣服和化妆用品，莉莉走出套房，敲了敲隔壁的门。

“是你吗，莉莉？宝贝，请进。我得等着这东西晾干。”桑迪·贝里弗正在那里忙着，她的声音里带着路易斯安娜口音。她干活的地方已经整理清洗过，此刻，她正在用布擦指甲刀。干桑迪这行的女孩子要有十只漂亮的手指甲。

莉莉浏览着这间用锦缎装饰的华丽画室，那尊亚历山大大帝半身大理石塑像的耳朵上挂着顶俗艳的宝石王冠。莉莉走过去将王冠摘下，戴到自己头上。“桑迪，这东西怎么才能戴好呢？”

“宝贝，用发夹。从前，我做傍恰吹恩湖的牡蛎女王时，我忘记把它用发夹别住，结果竟然落了下来。”她抬头看了看，“莉莉，你戴上很合适，真的——作为世界美女，你也许应当得到这顶王冠。我今天要去买东西。”

“是你赢得了王冠，你戴吧。”莉莉把王冠挂到原处。桑迪总是很会抓住时机说些动听的话，就象有些人从不错过说坏话的时机一样。看着桑迪扭着脚指穿粉红凉鞋，莉莉想，这俗气的王冠准是桑迪参加游泳比赛获得的。

“我要穿4英寸高跟鞋肯定会扭成跛子，”莉莉说。

“宝贝，嗨，我已经穿惯了。”桑迪穿上鞋，走进卧室，小心翼翼地摘掉自然曲卷的黄发上固定的发卷。桑迪喜欢将自

己的头发做成瀑布样闪闪发亮的小卷。“我们去找你妈妈吧，”桑迪咯咯笑着说。一想到和她一起旅行的这两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她就想发笑。

在直通哈罗恩·阿尔·拉西德饭店休息室的宽大双层楼梯上，桑迪挽住莉莉的胳膊，她小心地踩踏着光滑的大理石台阶的边沿。富丽堂皇的楼梯底层伫立着一位身穿红丝衣裙，娇小俏丽的女人。

珠迪·乔丹是为劳动妇女而创办的杂志《神韵》的创始人。她吃不准自己是不是喜欢眼下所做的事情——陪伴世界上两位最漂亮的女人旅行，而其中一位是她失踪已久的女儿。

穿着肥大黑裤的向导把她们引到缀满玫瑰，面水而建的旅店大门口。这个旅店原是一位苏丹的夏季行宫，为了凉爽而特意建在水边的。

三个女人坐进华盖遮顶的私人汽艇。“我们今天去哪？”莉莉问。

“去那边，”珠迪抬手指道。“托普开比宫，奥特曼的苏丹们曾经住在那里，就是山坡上那片巨大的建筑群。今天要在宫殿的后宫给你们俩人拍照。”

“真的要给我拍吗？”莉莉喊，“我没有化妆啊！”

珠迪凝视着莉莉。她想一个母亲这时需要的是忍耐，于是对莉莉说，“莉莉，昨天晚上我对你讲过，我们需要你和桑迪的照片。不管怎么说，你看上去还不错。”

真的，莉莉看上去不错，莉莉总是那样漂亮，珠迪默想。我在她这个年纪时也很中看；现在，只要我注意节食，全力工作，圣诞节时只喝一点葡萄酒，我还是很漂亮的。但

是永远比不上莉莉这个年纪时的我了。珠迪深知这身红色衣裙使她的形体仍象少女一样娇好，她仍然有着吸引办。珠迪想，假如她不破产，假如莉莉不这样轻浮，假如汤姆不从事冒险的职业，她决不会卷入这种俗里俗气的选美竞赛。

自从找到莉莉这一年来，尤其是和十八岁的桑迪旅行了一周后，珠迪不得不承认自己属于上一辈人，她为此深感不安。但这决不是妒嫉，只是不安。珠迪现在明白，如果她感到不安，那么她的成百万女性读者也会为同样的原因感到不安。珠迪知道什么时候相信自己的本能，把自己的生活搬到杂志中去，这点曾为她挣得最初的百万元。

两个旅伴中，珠迪发现莉莉更令人恼火些。在珠迪看来，优雅意味着整洁的头发，体面的衣服，而不是昂贵的饰物，莉莉显然不合标准。但是，既然找回了女儿，珠迪也就不愿计较这些了。

莉莉背对博斯普鲁斯海峡，莫名地生着气，真希望自己没有忘掉今天要拍照这项工作。过了一会，她俯身对母亲说：“很抱歉，我忘记了。我很高兴你说服我参加这次出游，珠迪。”

珠迪礼貌地笑笑，接受了莉莉的道歉。珠迪想，她们之间总是这样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打破这种礼貌。真正的母亲决不会是这样的，她会骂孩子，当女儿偷穿她的连裤袜时，她会大喊大叫；为了女儿能有一件漂亮体面的衣服，她会放弃买新大衣。母亲会为女儿洗衣服，母亲所切的每片午餐面包里都包含着她的情和她的爱。母亲会盯着孩子的橡皮套鞋（替她们穿上，脱下，又穿上），尽管孩子不理睬或抱怨，但母亲的斥责对孩子总是一种安慰，因为

这种斥责体现着母亲的关怀。母亲和女儿之间每天都滋生着无以言传的信赖和爱恋的情感。母亲知道自己孩子喜欢的食品，知道孩子的脾气，知道如何在孩子发脾气时适当制止。珠迪和莉莉之间互有好感，互相尊敬，甚至已开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两人内心都明白，她们之间还应当有爱。不过，眼下这种爱仍是一种虚幻。因此，俩人将希望都寄托在那暂时的“不过”上。

莉莉坐在汽艇的另一端，注视着母亲被微风吹拂的短短金发。过去，莉莉一直希望自己神秘陌生的亲生母亲是位沉默寡言、慈祥的象圣母般的女人，一个围着围裙，浑身圆圆胖胖，经常在老式厨房做出可口食物的女人。可是一年前，当莉莉终于找到母亲时，发现她竟是一位极富魅力，又十分孤独的社会名人，远非梦幻中给她以慰藉的那种女人。

生活中的莉莉和珠迪都很孤独，她们渴望驱除孤独感。于是，她们按想像中母亲和女儿该怎么做起来安慰对方。有的时候，她们也故意伤害对方，因为她们觉得这样做也许是对的。虽然莉莉费了千辛万苦才找到母亲，但她仍怀疑自己的感情。莉莉直觉敏锐，作为演员，这种本能加上艺术的熏陶，使她成为举世瞩目的明星。莉莉总是即兴发挥演技，因此激情对她非常重要，她怀疑自己是否有着刻意做戏的能力。莉莉不愿演爱情戏，她希望获得真正的爱情；她也渴望得到被残酷剥夺的母爱，然而即使现在，她深知自己仍未真正获得。莉莉将这种情感深埋心底，继续孜孜寻觅真正的爱情和母爱。

莉莉害怕有不测事件破坏她苦心建立的母女友谊。通过自己和其他人的表演，莉莉深知一个道理，当导演要求演员

表现爱这种感情时，演员则往往不自觉地生出热望。因此，莉莉害怕会不自觉地对母亲表现出女儿的爱。莉莉尽管原谅了母亲，但却无法完全根除对母亲“扎”自己的憎恶。

小小的汽艇在灰绿的水面疾驶，粉红色的华盖随风摇曳。莉莉靠近珠迪，“拍完照后，我能不能去采买？我想在大巴扎买张地毯”。

“我和你一道去，两个人讨价还价会更有利。如果我站在你后面板着脸，卖主就会低价售出给你。先给卖主出三倍高的价钱，然后再刹价一倍半”。

“我可不想这样做。我想给你买件礼物，珠迪。我想给你买张大巴扎上最漂亮的地毯”。

“你真好，莉莉，可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啊”。

莉莉原先一直希望生母象她热爱的瑞士养母安吉利娜一样是个农妇，想象着母亲会和安吉利娜一样穷困。莉莉原指望通过经济上的资助来表示女儿对母亲的爱心。她甚至幻想过带着母亲去城里最豪华的商店，为她买一件昂贵的皮衣。可是事实使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生母是女百万富翁。

尽管珠迪否认，但莉莉仍能强烈地感觉到珠迪十分孤独。珠迪具有“成功”这个词所意味的一切——固定的客户，受欢迎的作品；有高级服装师专门设计衣服，有女仆，秘书；有伦敦东区的公寓，有长岛的别墅；有数不清的男朋友和三位关系非同一般的女友。但是没有很亲近的人。也许，这点来源于她的负罪感。

多年以来，珠迪一直为抛弃自己的孩子而感到内疚，为孩子的遗失，为自己的生活没有更加顺遂而觉得有过，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立即获得成就。

不管她怎样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不管朋友们怎样善意地安慰她，她仍不能摆脱抛弃了3个月的女儿的愁绪。其实，理由本来很多的；珠迪被强奸时才十六岁。当时，她还在瑞士盖茨秦特语言实验学校读书，课余还得靠做女招待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在附近的进修学校，珠迪有三个有钱的女友，她们都为莉莉的出生和养育付出过费用。但是，不管珠迪怎么努力，最初的日子总是那么艰难，成功似乎总是离她遥遥无期。不管她怎么做，做什么，她似乎总是陷入绝境。然而在所有那段日子里，珠迪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得尽快成功，她必须尽快成功。因为，除却自身的雄心壮志外，她只有在获得成功与金钱的基础上，才能养活自己的女儿。初期的反复失败，使珠迪感到自己弱小无援，是一个被命运玩弄的失意者。

在年轻青气盛时，珠迪曾认为只要肯动脑子，肯卖力工作，就会立即获得成功。但她不明白，尽管付出全身心血和精力，命运却不轻易恩赐什么给富有才华的人；反之，有些平庸之辈的运气可能会更好些。

当然，莉莉也受过苦。不过，莉莉有珠迪在她这个年龄时所没有的一切：美貌，性感，金钱和时间。有玩的时间，晚上可以精力充沛地外出消遣；有交男朋友的时间，而不会觉得疲劳。珠迪想起，自己过去常常思忖，在自己华颜未逝前，能否买得起漂亮衣服，能否周游世界，能否遇上个好男人？

如果珠迪再稍稍漂亮点，这一切也许就会更容易获得。对自己竟然妒嫉莉莉的美貌这一事实，珠迪深感羞愧。

在水域另一端属于亚洲部分的城市里，那个男人脖子上挂着望远镜，从一伙嘴嚼着口香糖，目光凶狠的男孩中挤